

图说经典 彩色图文经典系列

经典彩图版

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著
立刚◎译



取自中国，深得儒释两家之精华
用于日本，独成大和民族之根本
《菊与刀》——美国人的“旁观者清”
《武士道》——日本人的“自知之明”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士道

取自中国，深得儒释两家之精华
用于日本，独成大和民族之根本

新渡户稻造◎著

立刚◎译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士道 / (日) 新渡户稻造著; 立刚译.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430-4381-7

I. 武… II. ①新… ②立… III. ①武士道-研究②武士-
研究-日本 IV. 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31944号

书 名: 武士道

著 译: (日) 新渡户稻造 著 立刚 译

责任编辑: 潘长胜

选题策划: 卜凡鹏

封面设计: 弘文馆·马顾本

版式设计: 刘 婷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uhanpress@126.com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1.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出版前言

此书是“图说经典·日本系列”其中之一。这一系列图书已出版了《菊与刀》《五轮书》，其中《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为美国政府所写的一份关于日本的研究报告，目的是帮助美国在战后更好的管理日本。《武士道》则恰恰相反，它是日本作家新渡户稻造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文化而作，是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虽然因为立场关系，两者都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两者皆是研究日本文化、了解日本民族特性的经典读物。

作者写作此书时，正值中日、日俄战争，日本皆大获全胜，举世震惊。而日本则因为“旅顺大屠杀”而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视为野蛮国家。为了消除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偏见”和“误解”，本着将日本文化介绍到世界的目的，新渡户稻造写作了这本《武士道》。

武士道作为日本人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书中，作者引经据典证明武士道是中国儒释文化和日本神道教结合的产物，并将其与西方的骑士制度媲美，以此博得西方读者的好感和认同感。作者无疑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本书在西方世界相当畅销，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先后重印 10 次，在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书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从正直、勇敢、仁慈、礼、诚实、荣誉、忠义、自我克制等几个方面全面展示了武士道的“完美品质”，甚至对它的自杀和复仇都加以粉饰，并看做是武士道的美德之一，尤其是把剖腹看做一种坚忍和艺术的行为。但是，正如武士道被作者比喻为樱花一样，武士道追求短暂而绚烂的人生，于是对生命漠视——自己以及他人的，就成了武士道残暴的根本。由于对生命的漠视

以及对名誉的过分执着,武士道很容易成为战争的工具。

武士道主要是武士的伦理体系,而武士主要是以战争来体现自身价值的,在古代是为了各自的主君而战斗,在近代则是为了天皇而战斗。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基本上是武士掌权的政府,他们将武士道的“忠义”、“勇敢”、“服从”的精神灌输给全体士兵,并形成一种新的武士道。之后将这种新型的武士道迅速推广到全体国民,使全体国民都成为武士道的忠实信徒。在“忠”的旗帜下,军国主义者一边宣扬效忠天皇,一边把全体国民推向战争。武士道无疑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在一战和二战中都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以致后来武士道几乎成为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的代名词。

二战结束后,处于战争废墟中的日本,其经济却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武士道精神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武士道精神中的忠诚、服从和献身在应用于企业管理之中时,依然发挥了如同在战争中一样令人震惊的力量。所以,一直到现在,武士道一直被应用于企业管理之中,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根本。武士道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武士道中“忠”的观念使企业具有极高的凝聚力。员工在进入企业后和企业形成终身雇佣关系,员工以企业为家,与企业同命运,一般不会辞职,企业一般也不会辞退员工,所以,员工在工作中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其次,武士道中取自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让日本国民非常务实,这种务实精神激发民族奋进,促进企业积极稳定健康地发展,这种务实精神是日本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有力保障。

再次,武士道的“献身”精神使得员工在工作中非常努力,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并习以为常毫无怨言,员工们这种忘我的、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促进了企业快速发展。

最后,武士道中的“报恩”观念使得员工在受到企业的恩情时,便有了一

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员工以得到企业的工资为恩情，以努力工作为报恩手段，企业与员工互相激励，企业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综上所述，武士道起源及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统一又矛盾的特点，使其既可以作为残忍暴虐的“战争之道”，又可以作为规范实用的“管理之道”。一方面在战争时期它鼓动全体国民为了“忠”而为天皇的事业献身，去侵略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在和平时期，它又可以号召全体国民为“忠”于企业而献身，去发展日本的经济。由此看来，武士道确实是日本人根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已深深烙印在整个日本民族的灵魂深处。我们看待武士道，一方面要看到它积极、有益的方面，加以借鉴、学习，一方面又要到它的消极、糟粕的方面，加以摒弃、剔除，这才是我们看这本书的真正应有态度。

目 录

- 第一章 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 / 1
- 第二章 武士道的起源 / 5
- 第三章 义 / 9
- 第四章 勇——无畏、坚忍的精神 / 11
- 第五章 仁——恻隐之心 / 14
- 第六章 礼 / 19
- 第七章 诚 / 24
- 第八章 荣誉 / 29
- 第九章 忠诚 / 33
- 第十章 武士的教育和训练 / 38
- 第十一章 自我克制 / 41
- 第十二章 自杀及复仇的制度 / 45
- 第十三章 刀——武士之魂 / 54
- 第十四章 妇女的教育及其地位 / 57
- 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影响 / 65
- 第十六章 武士道还活着吗 / 69
-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未来 / 75

Preface / 81

To The Tenth and Revised Edition / 83

I. Bushido as an Ethical System / 86

II. Sources of Bushido / 90

III. Rectitude or Justice / 97

IV. Courage, the Spirit of Daring and Bearing / 100

V. Benevolence, the Feeling of Distress / 105

VI. Politeness / 112

VII. Veracity or Truthfulness / 118

VIII. Honor / 123

IX. The Duty of Loyalty / 128

X.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a Samurai / 134

XI. Self-Control / 139

XII. The Institutions of Suicide and Redress / 143

XIII. The Sword, the Soul of the Samurai / 154

XIV. The Training and Position of Woman / 158

XV. The Influence of Bushido /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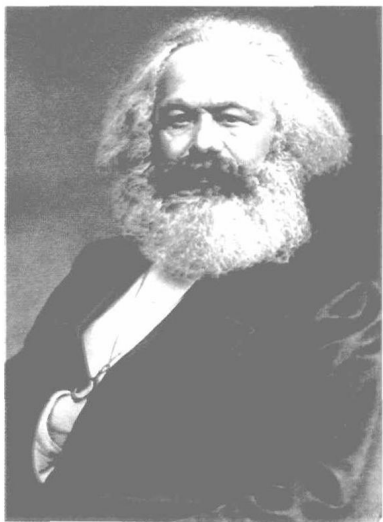
XVI. Is Bushido Still Alive / 172

XVII. The Future of Bushido / 179

第一章 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

武士道就像它所象征的樱花一样,同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它不是保存在我国历史标本集里的古代美德的干枯标本,现在它仍旧是我们中间鲜活的力与美的对象。虽然它没有可供触摸的任何形状或状态,然而它却让道德的气氛中散发香味,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如今依然在它的强力支配之下。催生它并培养它的社会形态早就消失了,但是正像那些存于过去消失于现在的星星一样,它们的光仍旧照在我们头上。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产物,在它的母体制度消亡之后却活了下来,并且还在照着我们的道德之路。在欧洲,当与它类似的骑士制度消亡而无人理睬的时候,有一位伯克在它的棺木旁发表了令人为之动容的颂辞,我现在能以这位伯克的母语(英语)来表达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感到由衷的快乐。

由于对有关远东的知识的欠缺已达到可悲的程度,导致像乔治·米勒^①博士这样博学的学者,竟武断的断言,骑士制度或与之类似的制度,在无论古代的哪个国家或现代的东方都不曾存在过。但是,对这种无知可以表示谅解。因为这位善良的博士在第三次出版他的这部著作的时候,佩里将军正在敲打我国闭锁的国门。经过十多年之后,当我国的封建制度眼看要寿终正寝的时候,正在写作《资本论》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说,读者应该注意研究封建社会和政治制度独特的方便之处,这在当时只有日本一个鲜活的例子。同样,我也愿意为西方的历史和伦理研究者指点一二——去研究现代日本的武士道。



马克思,德国犹太人,出生于德国特利尔城,逝世于英国伦敦。伟大的哲学家、革命理论家、经济学家、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

对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和骑士制度的历史进行比较探讨，是件很吸引人的事，但本书的目的不是对其进行详细阐述。我最试图阐明的是：第一，我国武士道的起源及渊源；第二，它的特性及信条；第三，它对人们的影响；第四，它的影响的持续性和永久性。在这几点中，对第一点的阐述要简单和粗略一些，不然我就将把读者引入我国历史的迂回曲折的小巷里去了。对第二点的探讨要详细的多，因为它会让国际伦理学和比较行为学的研究者们对于我国国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兴趣。剩下的几点将作为结论来阐述。

我大略地翻译成 *chivalry* 的这个日本词，其原始含义要比骑士制度含蓄得多。武士道在字面意义上指的是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谨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信条”，它是伴随武士身份而产生的义务。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词的原意，以后我就将使用它的原词。使用原词，以另外的理由来说也很好解释。如此与众不同的、产生出地域性的独特的心灵和性格信条，在外表上应该有独特的标志；因此，一些深刻地表现了民族特性的词，具有民族语言特质，即使是最杰出的翻译家也不能完全正确的翻译出它的原意，有时甚至反而会被加上不恰当、不贴切的含义。有谁能完美地翻译出德语中“*Gemüth*”所表达的意思？英语的“*gentleman*”和法语的“*gentilhomme*”口语发音非常接近，但是谁没有感觉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呢？

像上面所说的，武士道就是要武士遵守或者指示其遵守的道德法则或规矩。它并不是书面形式的法典。最多不过是一些口口相传或者借助若干著名武士或者专家之笔而流传下来的格言。通常它都是一部不言不文的法典，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正是它不言不文，在实际行动中才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它既不是某个人的凭空创造——不管他有多么杰出的才华，更不是基于某个人物的生平产物——不管他有多高的声望，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武士生活的发展中有机形成的。恐怕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可以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的地位相提并论。然而，武士道没有能同大宪章(*Magna Carta*)或者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相比较的东西。17世纪初，的确制定过武士法令，但是这十三条武士法令，大多是关于婚姻、城堡、社团等的规定，对训导规则只是稍稍提及。因此，我们不能指出任何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说“这里就是源头”。不过，由于它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所以从时间上说，可以认为它是起源于封建时代的。不过，封建制度本身复杂交

错,所以武士道也具有了错综复杂的性质。据说英国的封建政治制度起源于“诺曼底征服”时代,我们可以说武士道在日本兴起于12世纪末,和源赖朝的统治时代大体相同。然而,正如在英国,远在威廉时代就有了封建制度的萌芽一样,在日本,封建制度的萌芽也远在先前提到的源赖朝时代之前就有了。

另外,和欧洲一样,当日本的封建制度正式形成之际,职业武士阶层便顺其自然地崭露头角。他们被称为“侍卫”(samurai)。字面意思就像古英语的cniht(knecht,knight,骑士),意思就是卫兵或仆从,其性质类似恺撒记述的“阿奎塔尼亚”的勇士(soldurii),或者如塔西佗说的跟随着日耳曼首领的卫士(comitati),或者再往后做个类比,就像在欧洲中世纪见到的斗士(militesmedii)。日文中一般还采用汉字的“武家”或“武士”这个词。他们是特权阶级,最初肯定来自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性粗野之人。这个阶级在长期的频繁战斗中,自然是从最勇敢、最富冒险精神的人中征募而来,这个筛选的过程不断发展,孱弱懦弱的人全被淘汰,借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只剩“一群具有阳刚之气的、具有野性力量的、粗野的人”才得以生存下来,进而形成了武士的家族和阶级。伴随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而来的是重大的责任。武士阶层总是处于交战状态又隶属于不同家族,他们需要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就像医生以职业道德来限制同行竞争,又像律师违反了职业规范要出席质询会一样,武士也必须有某些准则来使他们的不端行为受到最终的裁决。

战斗要公平!在这种野蛮、天真的原始意识中,存在着极其丰富的道德理想。这难道不是一切文武之德的基础吗?我们嘲笑(好像我们已经到了不屑于此的年龄了!)那个英国孩子汤姆·布朗的天真的愿望:“但愿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既不威吓小孩子,也不拒绝大孩子的人。”但是,谁不知道这种愿望正是那规模宏伟的道德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石呢?如果我说就连最温和的、最热爱和平的宗教也赞成这种愿望,难道是夸大其辞吗?英国之所以伟大,多半是基于汤姆的愿望之上的建筑。而且我们马上便会发现,武士道屹立的基础与之相比并不逊色。纵使像贵格派教徒已证实的那样,无论战争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是野蛮和错误的,我们还可以和莱辛一样地说,“我们知道,美德源自我们的缺点。”②“卑劣”、“怯懦”对那些具有健全的、纯真的人格的人而言是最耻辱的绰号。儿童就是伴随着这种观念开始其人生旅程的。武



阿部忠秋，江户时代前期的下野国壬生藩藩主，武藏国忍藩藩主。

士也是如此，不过，随着生活的扩大化，和关系的复杂化，早期的信念为了使它自己得到确认、满足和发展，便要从更高的权威和更理性的来源那里寻求认可。如果只是实行了军事体制，而没有得到更高的道德的支持的话，那么，武士的理想便会远远地落后于武士道。在欧洲，基督教不仅用于解释骑士制度的合理性，还向它注入了精神元素。拉马丁说：“宗教、战争和荣誉，是一个完美的基督教骑士的三个灵魂。”在日本，武士道也有几个来源。

①米勒：《历史哲学》（1853年第三版），第二卷，第2页。

——作者

②补注：拉斯金是一个心地最温和、最爱好和平的人。但是作为一个积极生活的狂热者，他却相信战争的价值。他在《野生橄榄的皇冠》中说：“当我说战争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时，也等于同时说它是人类一切崇高美德和才能的基础。这个发现，对我来说，很奇怪也很可怕，但我知道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简单地说，我发现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从战争中学到了他们语言的真理和思想的力量；他们在战争中获得营养，却因和平而被糟蹋；被战争教育，却被和平所欺骗；被战争训练，却被和平所背弃；一句话，他们生于战争，死于和平。”

——作者

第二章 武士道的起源

我先从佛教说起吧。佛教赋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安宁地服从，面临危险和灾难隐忍克制，轻生乐死。一个杰出的剑术教师（柳生但马守）把绝技向弟子倾囊相授后，告诫他们说：“我所教的到此为止，以后你们所学就要求助于禅了。”“禅”是 Dhyāna 的日文翻译，它“意思是超出语言表达范围的，借助冥想而达到的思想境界。”^[1]它的方法就是冥想。照我的看法，它的主旨在于确认一切现象下存在着一个根本原因，可能的话还要确认有一种绝对的本身存在，从而使自己同这种绝对和谐一致。这么定义的话，就表明它的教导已经超越了一个宗派的教义，无论是谁作为达到能“绝对洞察”的人，都会超凡脱俗，从而领悟一个“新的天地”。



释迦牟尼佛（约为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949年）

佛教所未能赋予武士道的东西，却由神道教充分供应了。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都是除神道教外其他任何宗教所没有教导过的东西，靠这些对武士的傲慢性格注入了服从性。神道教没有“原罪”那样的教义。相反地，它相信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神性的纯洁，把它尊崇为宣示神谕的圣殿。每个参拜神社的人都可以看到，那里可供参拜的对象和道具少之又少，它最基本的设施也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悬于内殿的一面普通的镜子。为什么会有面镜子，是很容易解释的。它代表人心，当心完全平静而且澄澈的时候，就会映出神的形象。因此，如果人站在神社前参拜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发光的镜面映出的自己的形象。而其参拜的行为，就和古老的德尔斐训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殊途同归。不过不管是希腊的教育还

是日本的教育,认识自我并非意味着有关人的肉体部分的知识,即解剖学或心理物理学的知识。这是一种道德性质的认识,是人的道德品质的内省。根据蒙森比较希腊人和罗马人所作的评论,希腊人在礼拜时眼望天空,因为他的祈祷是凝视,而罗马人则是蒙住脑袋,因为他的祈祷是反省。我国国民的内省本质上和罗马人的宗教观念相同,比起个人的道德意识,更为注重民族的道德意识。神道的自然崇拜,使国家观念接近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而对祖先的崇拜,从一个世系追溯到另一个世系,使皇室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祖先。对我们而言,国家并不仅仅意味着可以开采金矿或收割稻谷的土地——它是诸神,即我们的祖先之灵的神圣住所。再者,对我们来说,天皇不是法制国家的警察头目,或者文明国家的赞助人,他是上天在人间的肉身代表,在他那尊贵的身上同时具备上天的权力和仁爱。如果说鲍特密先生就英国皇室所说,“他不仅是权威的形象,而且是民族统一的创始人和象征”是正确的话(而我相信这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说法对日本皇室而言,更要高过二至三倍。

神道教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主要特点——爱国和忠诚。阿瑟·梅·克纳普所说非常正确,“在希伯来文学中,往往很难区分是在表述神还是国家;是在表述天国还是耶路撒冷;是说救世主还是民族自身。”确实如此。类似的混乱可以在外面国家对信仰的术语中注意到。我说混乱,是因为表达含糊不清,所以逻辑性强的人就会认为混乱,而作为一个包含国民本能和民族感情的一种框架,它从不自认为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哲学或理性的神学。这个宗教——或者说由这个宗教所表现的民族感情,会不会更加恰当——彻底给武士道灌注了忠君爱国精神。这些与其说是教义,不如说是动力的作用。因为神道教不同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它几乎不对教徒规定任何信仰条款,而是提供了直截了当、简单明白的行为准则。

至于说到严格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来源。他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关系的阐述,只是确认了在他的经书传入日本以前我们的民族就已经本能的认可了。他在政治道德方面的教诲的特点是冷静、仁慈且富于处世智慧,这些尤其适合构成统治阶级的武士。孔子的贵族的、保守的言论非常适应武士政治家的要求。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性影响。他的强力并常常很有民主色彩的说法,对于富有同情心的人很有吸引力,他的思想甚至被认为对当时的

现存社会秩序很有危险性和颠覆性，因此他的著作曾经长期被禁，尽管如此，这位圣贤的言论却永远扎根于武士们的心中。

孔孟的书是青少年学习的主要教材，是成年人之间讨论问题的最高权威，不过，仅仅是了解这些圣贤的经典，还不会得到崇高的尊敬。有一个谚语嘲笑那些仅仅理论上懂得孔子的思想的人是“一个读《论语》却不知《论语》的人”。一位典型的武士称文学上的博学之士为“书蠹”。另一个人把学问比喻为“臭菜”，如果不认真去掉臭味，就用不了。越少读书，学者之臭越少，越多读书，学者之臭就越多，两者都让人讨厌。所以作者的意思是，知识只有被吸收到学习它的人的头脑里，并在他的性格上表现出来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一个有知识的专家被看作是一部机器。知识本身被认为附属于道德情操。人和宇宙同样被认为有灵性和道德性。武士道不会认可赫胥黎关于宇宙的运行是没有道德性的这一论断。

武士道轻视那些知识，认为知识本身不应该作为最终目的，它应该作为获得智慧的一种手段。因此，那些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人，便被看作只是一架能够按照指令背出诗歌、名句的便利机器。所以，知识的价值体现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上，而这个苏格拉底的教诲，在中国哲学家王阳明那里表现得更为典型。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知行合一。

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请允许我暂时离开主题。因为有一些最高尚的武士深受了这位先贤的教诲的影响。西方的读者会很容易在王阳明的著作中发现许多与《新约》的类似之处。只要允许特殊用语上的差别的话，那么像“你们先要去寻求上帝之国及其正义，之后，一切都会加诸于你”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在王阳明的书上几乎无处不在。他的一位日本弟子说道：“天地万物之主宰，寓于人则为心。故心为活物，永放光辉。”又说：“其本体之灵明，永放光辉，其灵明不涉及人意，自然发现，照明善恶，谓之良知，乃天神之光明也。”这些话听上去同艾萨克·潘宁顿或其他神秘主义哲学家的一些文章实在太过相似！看来像在神道教的简单教义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似乎特别适合接受王阳明的学说，他把他的“天理即良知”的学说发展为极端的先验主义，赋予良知以不仅能分辨善恶，而且能认识各种心理事实和物理现象的性质的能力。他在唯心主义方面，与贝克莱和费希特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否认人心之外一切事物的存在。虽然他的学说包含了唯我论所产生

的一切逻辑上的谬误,但它具有坚定信仰的一切作用,因此它在发展独立个性和宁静气质的方面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不论其来源如何,武士道吸收并融入自身的基本原理又少又简单。尽管少而简单,但是,即使在我国历史上最动荡最危险的时期,它却足以提供安全的处世良方。我们的武士祖先,天生具有健康纯朴的性格,从古代思想的大道和小径上所搜集的普通而琐碎的教义中,引生出丰富的精神食粮,并且在时代要求的刺激下,从这些谷穗中创造了新的无与伦比的男子气概。敏锐的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总结他对16世纪的日本印象



尼采,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

说:“16世纪中叶开始,日本的政治、社会、宗教全都处在混乱之中。但是,因为内乱,人们返回野蛮时代的生活方式,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这样便形成了可以同丹纳所称赞的具有‘强大的独创力、快速做出决定并拼命实施和承受的伟大能力’的16世纪的意大利人相媲美的人。与在意大利一样,在日本,‘中世纪的粗野的生活习俗’,使人变成‘彻底的好斗的、反抗的’伟大动物。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民族的主要特征在16世纪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和气质上显著的多样性。在印度乃至中国,人们之间的差别

主要是能力和知识上的差别,而在日本,除此之外还有性格独创性上的差别。现在,个性是优秀民族和发达文明的标志。如果我们借用尼采所喜爱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可以说,在亚洲大陆,谈到那里的人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平原,而在日本和欧洲,谈到那里的人却是先想到那里的山。”

对于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作为评论对象的人们的一般特点,现在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述吧。我们将先从“义”开始。

①小泉八云:《异国的与怀旧的》,第84页

②鲍特密:《英国人》,第188页

③阿瑟·梅·克纳普:《封建的和现代的日本》,第1卷,第183页。

第三章 义

我们在此要弄清楚的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义。对武士来说,没有什么比卑鄙无耻阴险狡诈更令人憎恶了。义的观念,也许错了——它也许太狭隘了。一位著名的武士对它的定义是决断力,他说:“义是在某项行动中坚定不移的做出决定的能力。要死的时候死,要攻击的时候攻击。”另一位则论述如下:“义就是人体的脊柱,没有脊柱,头就不能端正地处于上面。手不能动,脚也不能立。因此,就算一个人才能学问俱全,无义照样不能成为武士。有了义,即使有不足之处也足够做武士了。”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慨叹道:“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在此,我们“如同在一面模糊的镜子里看到了”在他之后三百年出现于另一个国度里的一位伟大的导师(基督)所说的,他的路是一条义路,通过这条路,迷途之人可以找到归途。我说得偏离主题了,总之,照孟子看来,义是一条人们要重新获得丧失了了的乐园所应走的笔直而又狭窄的路。

甚至在封建社会的末期,由于长久的和平给武士阶级带来了闲暇的生活,随之而产生了对各种娱乐活动和艺术的爱好。但是,就算这样,“武士”这一称号依然被认为远远高于任何擅长学问或艺术的名称。四十七名忠臣的故事在我国国民的大众教育中经常被引用,在民间他们被称为四十七义士。

在一个以阴谋诡计为战术,谎言欺骗为战略的时代,这种坦率而真诚的男子汉的美德,是闪耀着最耀



绘画《四十七义士夜袭吉良府邸》